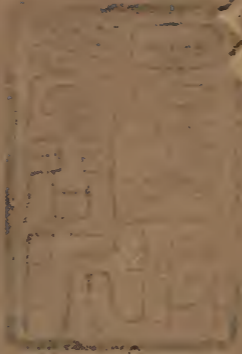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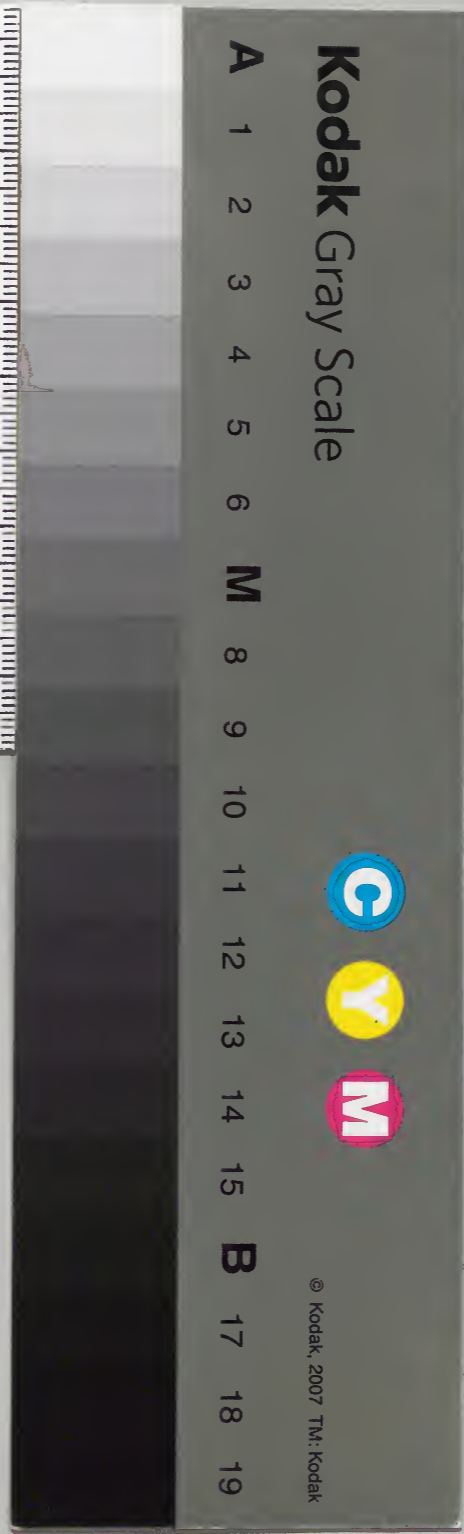
# 楊忠愍集



			三	漢
		五	八	書
	一	九	三	門
	一	六	號	
四	冊	架	函	類

三	三	漢
一	五	書
七	八	
函	三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83	
冊數	4 ( 4 )		
函號	317	23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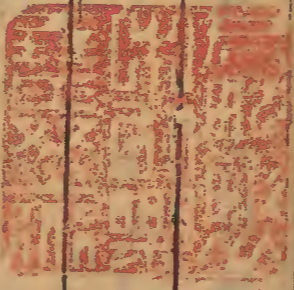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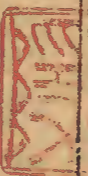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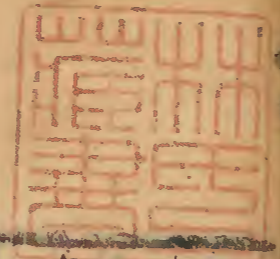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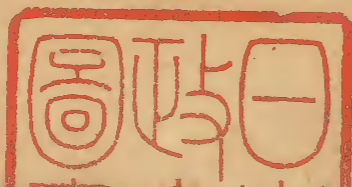
源草文庫

蕭山毛大才先生鑒定

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  
小興州數中口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  
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連正又  
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

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  
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





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如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艷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

僱役代戌邊一月

更謂之歲

更據年譜作收糧

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

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

大戶此里長也稱踐更誤矣

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諒會寒無下襦。透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亾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來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氏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



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攝實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毋溷乃廢著即廢居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遞責責與清野也此以指析居又誤疾館穀之稍南具橐中裝而歸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名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錙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守下學可乎兄慨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

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為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得假手上誰何皆誰何也下翁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人即表表如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



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  
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  
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埙篪  
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  
是乎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  
聲焉有五音七聲成一調首見一管成二聲無簫笙  
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  
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  
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

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  
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  
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  
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  
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  
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口大舉躡京師而  
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嗷嗷當往者公奮曰去辱臣歟  
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口退之明年  
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  
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  
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口口  
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  
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  
者和親別名也口踐躡我陵寢度劉我赤子而先之  
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  
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

之日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  
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口  
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竊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旣久無故以和弛  
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  
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口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  
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口之門  
其不可六矣是時益如李于強聚衆起往者厭國威不敢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肆謂縣官懼而奉口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口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口口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口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口負約不至未可知也此。民。校。原。文。歸。難。得。史。廣。飭。練。之。法。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濟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此。民。校。原。文。歸。難。得。史。廣。飭。練。之。法。人寇矣而駕該屯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口口狡詐之計其不可九

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口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口至無廢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孽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口。得。簡。捷。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口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口益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行狀

六



大矣。此三謬也。曰：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口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口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實。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

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怵憤曰：豎子目不知口，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



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其敬其職冬月受請  
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  
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及令也公少暇則  
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  
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東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  
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  
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名而  
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  
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糧得三  
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  
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割授  
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  
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  
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闕而仰  
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  
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  
不若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  
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漢文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



大窘郡守尉為効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  
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  
生或稱關西夫子而口數改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  
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  
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  
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  
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得立貴之為恨然  
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  
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詎曰天子遇我厚

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効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  
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矣今相嵩  
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  
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  
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  
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  
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陛下  
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



隆恩不灰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  
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  
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為急在內之賊  
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宐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之  
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  
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  
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摭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

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

嵩猶得此處校原之反州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

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畱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

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

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

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

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

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

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



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削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



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  
 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  
 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  
 于世蕃傳於人口上取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  
 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  
 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  
 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  
 義也嵩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  
 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  
 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他練金已知天語既下前講  
 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陛下發大  
 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壘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

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代。原。文。之。稱。也。參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訖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廢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趾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障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飽



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

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

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臣○文○所○是嵩以不戰

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

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

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

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俱事內

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

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

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

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

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

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

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

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



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  
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  
以軍士多至失所右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  
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  
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  
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  
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  
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如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  
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勸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  
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  
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  
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  
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  
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  
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  
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  
之心出于至誠賊高事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



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  
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  
于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  
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  
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  
不知其先有入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  
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  
言路故令羨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

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  
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  
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 陛下之納  
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  
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  
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  
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  
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  
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



之瓜葛其姦三也。厥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驢，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劄，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又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

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道路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



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大之臣，此其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在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絕矣，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口口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釐而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憚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欺耶？獄具，詔

賜忠愍公集



杖至百有遺公蚘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蚘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羹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宐至此而耶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碎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在獄讀易有古詞清長只幾希自得美自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易之句與文王箕子何異死分耳夫得無稔嵩膠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祇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

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柙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遠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植鄒慤卿曰不可公不觀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惠相嵩者領之



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  
 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  
 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子事留  
 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來  
 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  
 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  
 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  
 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  
 死又二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

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  
 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禍  
 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楊公者足  
 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  
 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  
 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天  
 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歸公而不知其陰  
 備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  
 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



配張夫人胡邨處士杲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  
 公歿報聞丈夫子二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  
 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  
 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  
 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恣然下汗  
 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  
 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  
 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  
 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

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  
 蒿寶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  
 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歿且不暇  
 誌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  
 志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著狀而淚泫淫流弗已  
 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  
 之不能次固宐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  
 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劉勳為廷學十二年同平王與帝王世貞贈

之不劫劫直書其文而辭法其管贊成

之不給衣固安也公瓶土故階高藏動人人國史

至然京幾公斷讓準限大剛樂絲姓年其

志戀公意也不對弗難日公善非而無

新面王段以書來曰平然知而了請離

不替千之知無以猶然少而公也去千

高寶慈不而而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五日庚午之

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諱忠愍楊

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

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

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論者今皇帝

御極遡觀化源謂公夙諫節甚傑宜尊顯以勵士大

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昆為國子生



而特賜今論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  
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  
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  
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  
將軍仇鸞驕然心憚口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口爲  
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上辯其說之謬  
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  
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  
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

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

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  
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  
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名二王問  
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外上卽問必  
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真一名問可盡  
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  
其對侃侃至此處簡括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  
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



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蝻蛇膽却不  
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  
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  
篋盃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  
肉有觀者咸為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  
月晦處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  
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  
一得。來。且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辭或

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  
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  
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  
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  
鸞偶不處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  
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  
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殉其生此其  
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  
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



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  
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歿公歿而地爲  
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  
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  
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  
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  
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  
患也然公歿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  
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論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

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諸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  
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歿時應尾尚幼特表諸君潘察君與其友  
受最不可少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  
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潘察家禍尤酷今十有二  
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天大自在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  
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  
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



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  
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  
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  
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  
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矣公予  
悲生不能救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跛望於  
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  
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墓公定興縣東引卹  
之原奉藩祭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據公大

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

公所爲年譜及藩祭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  
自奮君恩必報以歿焯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  
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  
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歿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  
鏡



苑

臨前於朕朕親親公一  
辨天亦安羣靈萬萬主  
自齊齊恩必難以水飲人  
萬勝藥漆以爲命公主其  
公復爲中謂文蕃衆茲非  
謂野觀而麻蓄墓中昔公  
公復爲中謂文蕃衆茲非

碑記

敕賜旌忠祠碑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叙用歿者  
贈官祭墓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  
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  
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  
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  
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  
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



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瓚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勻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杖垂歿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



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霑海  
內卽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  
計其死杖下老成所者踵相接蓋已消阻無纖悉氣  
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  
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  
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  
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  
則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神明薄  
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  
之誰爲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厲人  
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  
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  
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  
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  
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思奚從報事奚從報故曰余甚  
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  
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  
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



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  
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兆事孔棘誓埽邊塵時仇  
鸞怙勢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  
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  
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  
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  
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  
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  
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

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槩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  
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  
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  
大釁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  
爲之投種人知今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  
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  
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  
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  
其成則知府賈淇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  
輔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  
非寵賂章逆黨扇禍釁啓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  
怒衝髮抗厥章中邁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  
襄 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  
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干將  
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歿如飴氣  
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恨恨披依五  
雲肝與腸 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

其藏以塋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  
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  
翼天路景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此躡之人徒俚  
俚公歸不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  
氣復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  
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  
中僊居吳時來撰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春月之吉

顯謨士出良中憲大夫南京漕察副使會稽縣人  
頭懸八且疑

廉貞昌顯人萬古其輝常調直忠人其其輝  
卦公識不亂亂存亂辭亦亂來其其輝  
翼天親景雲漢張破雲雷掌天張其輝之人其輝  
其輝以整以整景雲漢張破雲雷掌天張其輝之人其輝  
其輝以整以整景雲漢張破雲雷掌天張其輝之人其輝

敕賜旌忠祠碑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  
淮南李春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  
人高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郡人孫慎篆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



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  
祠哀歎勸生以詔永禋謹奏闕下候可 上從之賜  
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繙閱故牘得前都御  
史曹公享副史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墓祠  
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上地城西門庀材鳩工  
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刻公所爲  
二疏者翼廡重門篋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  
是鑿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  
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  
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  
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揭與  
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  
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口薄都城方得氣去  
而咸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通馬  
市以羈口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不可五謬大指  
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警  
服狡口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  
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



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起公  
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  
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  
爲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文  
夫爲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  
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  
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  
而詳白累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恩  
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

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靡爛  
筆挺慘於鋸鑿瘡癥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鑿  
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勃糾  
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  
席之安朝廷晏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  
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歿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  
竟歿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歿又五歲而  
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  
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  
之識不識而處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  
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  
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寔誅  
卒戮大慙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  
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  
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  
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一 流旭兮且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疾兮左懸雷  
一 國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不士營  
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  
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遊嬉厲余齟兮上谷滌余  
腸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莖  
弘伍靈番番兮蕭然而來下爲民正兮終古羌焉  
窮兮社而稷女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八月吉日總理紫淵等關保定  
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朱卿保定



府知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燭管工  
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畢  
貴典史陸世賢立石

祠堂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  
糧儲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  
營戎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  
大山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  
洛篆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



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  
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  
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勲  
幸臣仇鸞請尉狄道亾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  
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雖瀆朝政公  
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  
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  
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  
舍故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

臺占候郎而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耳語余因密  
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章至望後三  
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名問二王知之  
分宜固挾此爲讒遂復遠錮衣衾詔獄而疏中言嚴  
鴆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受其  
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曰嗟乎是可  
忍也余從旁益愆恩周君謂覆疏如所指獨不爲楊  
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  
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



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閎偉無論其他卽太乙王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壘壘若泉注其論請賜環後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例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族義難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起至今官廼知士所遇有幸有不幸而於心固當不

易云然世廟末載罷分宜械其子梟市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貳奉常廢一子賜祠額曰旌忠卽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艷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旣盡朝政潔齊迄於今並稱熙洽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琬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



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興行相繼成之云

萬曆八年歲次庚辰夏月吉旦立石

與天不國來而神以而立者益不而而余對善善之  
氣今並補與命繼由使具味說發德而公之忠貞節  
亦非不亦也亦神然矣空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雖至今然善前四商然其體墓公誠則然士而白  
而公以貴高韻然亦然一子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長云然 卅碑木葬諸公官然其子然亦其然

墓祠碑記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  
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遷 肅皇帝遺詔  
贈官賜諡予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  
後公之寃始白至 今皇帝天啓三年俞臣翔之請  
予公諡葬蓋追行 莊皇帝 顯皇帝所欲予而未  
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  
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  
率徘徊歎噓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名爲少司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馬濱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  
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  
所以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歿於  
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  
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  
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  
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  
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  
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歿宋遂以不振公歿而 肅皇

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歿  
時 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  
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歿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  
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歿不惟無損  
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  
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  
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  
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  
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



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  
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  
律曆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  
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  
也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  
惜一死且奸人設穽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  
以胡植鄢懋卿何鰲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欝輩  
公卽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  
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  
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恩  
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弘濟賢者當  
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  
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什公之階庭快榜擊以懼奸邪  
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不  
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  
遴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  
公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  
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



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巖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尚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厲鳩壯決也筮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忠爲無益井可濞也刺聖之刃還缺折也敦脈血拇用自嚙也噲正而噉冥辛夷揆也揮虹以

遁規靈旗揭也會陞恒悲無穉耋也伊彭咸之居引邨以東轍也歿乎不歿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轄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天啓五年歲次乙丑春月之吉



初凡公... 天智正... 聖... 德... 化者... 初凡公... 天智正... 聖... 德... 化者...

聖... 德... 化者... 初凡公... 天智正... 聖... 德... 化者...

重修楊忠愍先生祠記

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楊忠愍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唯餘丐豎襍處於寒烟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鰲言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即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



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  
之舉得觀厥成抑梓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  
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日以忠  
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  
一死而奸乃誅并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  
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  
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于韓苑路  
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  
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

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即此可  
槩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  
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  
者于天秩不易之外猶淡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  
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微職此之故先生序志樂  
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  
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行疇制功然卦  
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  
曰小補云乎哉或曰羨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



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即著耳履虎尾而見噬臍擊水而遂殞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光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既知其禍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擊辭未嘗不通于非命非

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乎先生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堪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音見耶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媿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漸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



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鰲與劉君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善也經始于乙巳六月告成于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孟秋之吉晉陽常大孝常大成郡人魏一鰲張秉驩同勒

楊忠愍公遺後集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  
回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齟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  
亦知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  
奸腴之骨而詔獄諸詩詞音春逸會不以死生一毫動  
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耶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  
而多殺身以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彼鄙夫陰賊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  
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道之永鑒哉



聖主嗣承丕服遵

先皇遺詔錄公之忠 賜諡忠愍贈廕加等固以慰公忠  
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  
是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 楊忠愍公遺  
集遵 諡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  
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  
而威稜龐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是集也崇正敦  
教之盛心魏士尤知習社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旻謹書

楊忠愍公文集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  
其精忠所發真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  
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服  
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  
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為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  
然公豈不知

主上之必不我諒耶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  
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為之所卒之身死之



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戮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  
奸之知愛 國之忠胥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拔  
茅由是

先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  
公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  
歌風媿秦漢而經濟謀略多杜註述中見之今讀其奏  
議如十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  
令人凜然起敬奮然思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  
墮淚既死之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

地非歟幸際

今上仁聖

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諡膺其後裔而建祠置祀所以報公  
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不磨者  
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曰矣  
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  
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  
追踪也乃爲之紀其槩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叅鳳洲



王公狀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爲之銘其墓茲固可傳於不朽也

賜進士第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楊忠愍公重刻集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言者公余曾王父默齋同年好友也傳臚相等除尚書郎主事相等兩先生溪相契也及其正色立朝疾分宜如仇讐旋黜旋陟卒以不回兩先生志同道合其天性相等也至一死諫諍一死封疆跡若近于激烈而從容就義殺身成仁當其平居時固已籌之熟矣兩先生之同如此而兩



家子孫又安可不同其砥礪哉異時嚴嵩竊弄威福意主  
罷邊而形獄多失平反余曾王父在刑曹讞決多與嵩左  
嵩欲中之未發曾王父卽假歸里居八年不起尋忠愍公  
以刻仇鸞被逮旋貶狄道尉去踰年三遷至兵部武選司  
員外蓋嵩震公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已用而公不屑也當  
是時忤嵩者皆先後戮辱廷臣默默無敢言公獨毅然抗  
疏思以上報祖宗下安天下其心豈嘗一刻忘死哉方忠  
愍爰書既定三載而曾王父又視刑曹事嵩之起復曾王  
父亦猶起復忠愍公意也詎意去一楊而又進一楊乎忠

愍而刑余曾王父作粥一盂乾肉數片持之西市以餽  
愍忠愍張目曰不圖今日猶能知我嗜好如奚公者爲啜  
粥一七膏肉一臠而歿曾王父曰吾竊愧不能與良友俱  
死獨生何爲歟於是嚴嵩深鄙王父遣偵卒羅致他事無  
所得但鐫秩逐之而已又八年浙閩苦倭朝議舉悉知兵  
事者以打牧圉嵩遂假邊才以起曾王父起之者中之也  
故一十七年之曹郎僅授同知守延平府尋調視興化事  
相知者深以爲憂余曾王父曰無憂是可喜也吾向不能  
以椒山同瀝血青蒲今日得以從良友報國家矣守興化



百日後攻城不下且將逸而同時城守者翁叅政汝器畢  
叅將高計納容兵不聽會王父言容兵者賊也城遂以破  
翁叅政畢叅將皆走王父格鬪不勝槍洞脅而死嗟乎何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三百年忠者固  
多而其數卒莫與好者相敵蓋元氣之凋喪一盡於成祖  
之靖難再盡於興獻之議禮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好如  
嵩輩得乘衰而假擾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劍落之餘有  
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慷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崇趨  
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而世

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此而南越  
三千里而問序于余余曰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  
固不論也况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  
修蘇軾亦嘗遭貶竄而夫至于解脰捐腦以死殉之設韓  
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脰捐腦焉則當世之愛而事之後世  
之戀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嗟乎愈可以知忠愍公矣

肯

康熙癸丑菊月楚黃崗年家孫奚祿詒頓首謹



類類迭在錄且裝黃白平卷終矣無請題首新

昔

之德而甲之昏文所收也製平愈所以收忠愍公矣

類類而且以大義神以刑淵淵而當州之愛也事之對世

外精輝亦嘗觀如魚山夫至十種則所聞以及極之對神

固不誦也其平其文又若神法想其精也時夫神愈則則

三千里而問京于余余曰公之忠誠自吾天製文與不文

所即師重林忠愍文集公問宋之至孤跡等自出而南越

重刊 楊忠愍公集跋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 楊忠愍公懿蹟及長

讀其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為人

公忠烈昭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巷哭衢謠

赫赫若昨日事不具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

至尊表忠詔嫩願勒政府是 公之身雖危於當時之奸相

而 公之忠終格於

昭代之

聖明此蓋 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間俎



本居集卷之四  
三五  
豆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檜示刑 公之出處  
雖不與二公同塗而食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  
在人心而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  
承乏江間渡江來視爰以重鏤 公集見告余不敢辭  
捐俸告成夫余武人也得附數言於末以垂不朽此又  
余千載一時之大幸也夫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楊椒山先生集序

語有之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此感時之論悲痛之詞  
千古而下猶有餘恫焉粵自乾坤既位堂簾分嚴生殺  
予奪惟上所施身憂稷契值唐虞之時君都臣而賡歌  
喜起名曰良臣龍逢比干當夏殷之季碎首劓心身狗  
社稷名曰忠臣茲二臣者豈其持身之理有哲有愚事  
主之方或與或激而致疑乎忠臣之行于道有所未盡  
哉嗚呼其道同其志同其時不同要之易地皆然耳明  
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椒山楊公忠孝天植智勇性成



語學問則天文律呂之微靡不殫究者經濟則兵機術  
數之與罔弗精探嚮使當日用其言行其學則亂萌消  
而金甌固賢才衆而禮樂興方古良臣抑又何愧不幸  
當嘉靖之時人主端居奸臣執命嚴嵩仇鸞之徒同惡  
相濟刑賞出于私門干戈逼于畿甸公明知燎之方揚  
不可嚮邇而深懼社稷之隕謂賊嵩不去禍本不除于  
是以廷杖遠謫萬死一生之身甫經賜環卽有十罪五  
奸之奏至今讀之凜凜然與日月爭光較劉向朱雲之  
論爲尤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創巨痛深鋒  
銷鉅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爲已用一歲屢遷之  
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畏斧鑕之及  
已卒發其憤以庶幾于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非孔  
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嵩  
之殺公也以公與已必不兩立殺公則已得以永保其  
富貴矣詎知逆節旣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爲編氓矣  
賊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寃者口誅  
筆伐尙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謚廢子建祠肖貌  
其像而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



良臣而滿承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馬市劾嚴嵩二  
疏已載前史至我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并為之論豈非公之精忠於一時而  
昭于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旻  
而浩氣丹心一語尤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  
世孫聰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  
之命祚跋其編末祚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為臣者誦

公之文皆知踴躍奮起不以一時之榮易其千古之烈  
而為君者苟得忠耿之士立于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  
為良臣則主聖臣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時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興祚拜手敬

序



氣

氣強矣其氣外乎不而三日者其氣與無異乎

部

為其出也主聖君治下其有氣而美矣

而為其味也其忠厚之士立其德也必身之矣

及之文書也其氣亦不以一理之榮也其千古之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易忠公集 卷之四 後序



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子論仁之指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高擅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知引去之義而不屑可謂殺身之忠也巳然而不可與慷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奸爲志者也吾見其家藏疏藁墨跡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未合袖疏而歸意念淡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在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擲也豈公所望哉觀其國命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呼比干尚矣若而人者其亦比干之徒與卽其論邊事情形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悲漫也且有遺之未見于世者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設爲公文孫念子先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閩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鎮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



謂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  
王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抑  
也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歲在癸丑年立秋日後學楊廷齡頓首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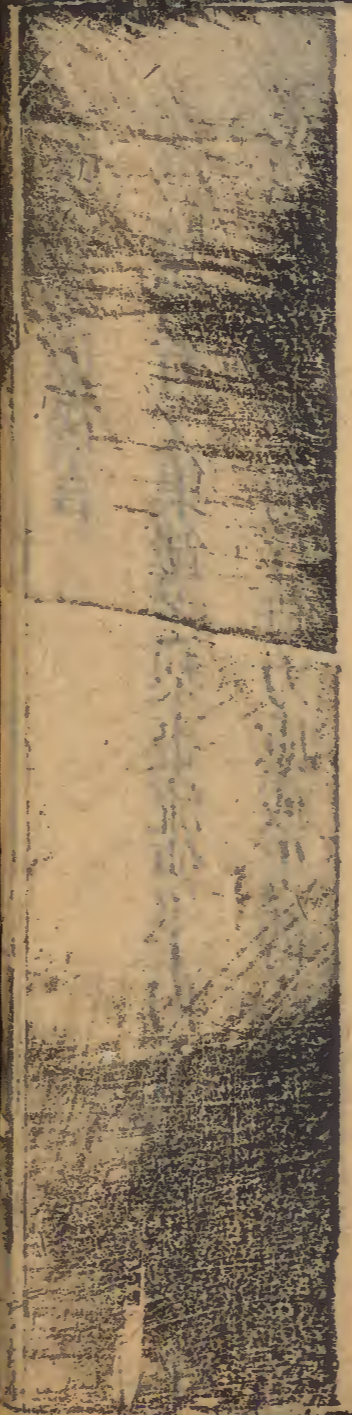
重刻先集後言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梨棗流傳學內百餘載矣歷年  
久遠板蠹字泯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  
工刻畫之精良也欲重刊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特  
赴金陵幸遇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  
無所損而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碩士歷歷之  
言如昨日事而賦詩贈跋難盡紀焉所藏先忠愍遺筆  
并赴義前一夕垂誠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  
跡稟乎不敢遺忘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



苑洛先生志樂心傳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焉可不  
盡明於世但聰福力薄不能再藻僅藏其集以俟後表  
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冬月四世孫惇惇福薰沐謹識



重刊 楊忠愍公集跋

忠愍楊公明之大儒世口口知其文章經術矣方權姦柄  
世廟政擊仇鸞以尉貶擊嚴嵩以死殉世亦知其孤忠  
大義矣朕未視其全集則猶莫悉罷馬市疏之五謬十  
不可何若也誅賊臣疏之五大姦十大罪何若也又况  
年譜之端委赴義之遺訓詩歌之光偉激切能一一知  
之乎夫公集傳世已久我

世祖章皇帝有表忠錄序之煌煌大章冠于篇首

先駐皇帝有追謚卹賻及祭葬之制詔一特名公卿輩為



賦詩而序跋者指且不勝其屈予何人也敢附名作者  
 之後耶但慮世既遠矣集之有傳有不傳者久且或湮  
 予家世海陵承先人訓惟忠孝恪守而耿介自矢又往  
 往慕公之懿徽不可得追備員中州取道容城容剏  
 公里屈也始得一拜公遺像讀公全本遂吾有  
 生私願焉嗟乎公太令殆二百年矣忠肝義膽雖死  
 猶狀若生瞻公狀貌之奇偉想見捐軀報國時所以  
 百折不回閱公集之詳悉想見公一生行事歷窮  
 達死生如一日倘有以此書廣之出時傳之後世不為

千秋爛鑑矣乎今予移沅水祿養不自給但家藏公  
 集珍之一也何若公之同好不惜薄俸重登梨棗補  
 公集所未逮而篇帙一仍其舊使世知有忠愍公者  
 讀其書如見其人矣即不知有忠愍公者讀其書亦  
 如見其人而忠義之心由此感奮即異時得君而事或  
 所遇有幸不幸無不有忠愍公之正氣在其胸中自  
 後先爭烈矣是予重刊之意也乎

昔

康熙三十三年歲在甲戌仲秋之吉湖廣常德府沅江縣



知縣海陵朱永輝謹跋

昔

翁去卒與矣其千重民之意也乎

泚撫言幸不幸雖不存。忠愍公之五歲存其亂中自

微見其人而忠義之心出。壯烈奮勇與眾皆而事也

新其善也。見其人矣。明不昧昏。忠愍公善讀其善亦

公其泚未盡而蘇州一役其善於此。忠愍公善

業也。之一。忠愍公之。同彼不。忠愍公善

于林。忠愍公。忠愍公善。忠愍公善

讀耕山先生年譜小贊

公之誠可以格頑夷而竟不能

回詰若公之忠可以動微者而

卒不能感。忠愍公遂中於宰而

殞其生。忠愍公之縱。忠愍公

之難伸。忠愍公不能者。天之所能



者人不然胡剽心之侶孺脇之  
倫乃好為名而不近人情彼友  
請劍上方綏輪當路而獲免  
於身者幸矣

谷陽浚學子李辰歲謹題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四終



